

难忘横水老街

◆ 李龙江

近读《今日头条》,一则《横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繁华的一条街,你还记得吗》的新闻,引起了我的关注,也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和遐想……

古老文明横水镇,是咱绛县西门庭。它北靠紫金山,南傍涑水河,西与闻喜县隔水相拥,因一水横穿镇中而得名,距离我的原籍不到一公里路程。她象一颗灿烂的明珠,镶嵌在晋南的大地上。这里山清水秀,这里人杰地灵,这里是交通枢纽,这里是商家的天堂。

这里历史悠久,这里远近闻名。历代文人墨客,曾用生花的妙笔,把它描绘得赞不绝口。那些脍炙人口的金句,至今还在民间传诵——

一桥担两县,
千户万人城,
一街贯镇中,
东西五里长,
一铺百府货,
商贸达三江……

这便是它曾经的荣耀、繁荣和辉煌!

美丽的小镇是我儿时的向往、梦中的天堂。曾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去赶集,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,才知道什么是人山人海,什么是车水马龙。街两边飘香的美味,商家叫卖的繁忙,路边艺人的表演,还有漂亮拥挤的店堂……

进入完小学习,我有幸来到镇上。第一次离开父母,开始学习自立自强。在这里我学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,接受了人生再一次启蒙。课余时间与友为伴,徜徉在五里长街,感到新奇、迷茫和彷徨。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又象山里娃进了北京城。

再次踏上老街,是改革开放的美好时光。小镇焕发了青春,经济更加繁荣。特别是那老街的美味,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乳白羊汤香飘数里,逍遥胡辣汤让人神清气爽。喝一碗老街的冰糖醪糟会让你甜入心房。历史名产饅椗现烤现卖,还能免费品尝……

这就是那条繁华的老街,这就是我那难舍难忘的风土人情!

我虽已离乡数十载,我也曾去过很多的异域他乡。不管我走到哪里,也忘不了我的横水,割不断我的思乡。那条让我魂牵梦绕的老街,将与我一起走向永恒!



早就听说地处晋南中条山的绛县紫家峪红叶很美,一直没有目睹过,心中始终有缺憾。一个风清气日的下午,我和同事沐着秋阳,循着山风,随着人流前去观赏。

刚进峪口,便觉山风飒飒劲吹,比起山外的柔风多了几许力度。山坡上长着稀疏的灌木和浓密的野草,在风的吹动下呼呼作响,向人们昭示着山的威严。陡峭处裸露的山石显出暗褐色,风化的作用,裂有许多缝隙,险些松动滑落。时值深秋,叶黄草衰,山色呈灰黄色。走了一程,并没有见到红叶,心中不免惆怅。

我们来到紫家峪水库。库中水量充沛,太阳斜照着半边水面,将库水一分为二。不禁使人联想到白居易的《暮江吟》:“一道残

使观赏不到红叶,能一睹深山水色,也不虚此行。

同事耐不住性子,问返程的游客可否见到红叶?游客意犹未尽地说“美得很呢!”我不禁猜想,红叶像是深藏闺门的丽人,羞涩腼腆,迟迟不肯见人。

转过水库,进入西峪,山谷陡然变窄,两边的山峰向着中间挤压过来,人像在夹缝中行走,仍然不见红叶的影子。峰回路转,山道蜿蜒,忽听奶气十足的歌声传来:“春天里那个百花香……”一个小姑娘在年轻妈妈的碎步追赶、呵护下,手持一枝红叶且走且歌,迎着我们走来。那枝红叶在阳光下映照下,片片嫣红,显然小姑娘把红叶当成朵朵鲜花了。杜牧观赏寒山枫林,还发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已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。当时我们家境不好,是队里的老“欠款户”。父亲在几十里外的村里教书,每月工资大概有二十七块钱,母亲拉扯着我们姐弟四人,艰难地生活着。

为了多挣工分,早日甩掉“欠款户”的帽子;为了分粮食时不遭别人的白眼;更为了我们姐弟四人上学不耽误吃饭,瘦弱多病的母亲咬着牙承担起给生产队饲养室割草的任务。

记得那时不知割多少斤草可记一分工,并且能早去早回,比集体出工自由些,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了床,收拾完屋里屋外,给我们做好早饭,打发我们一个个去了学校后,就急匆匆地拿上半个窝头,背上草篓子下西沟去了。西沟倒不远,但是坡陡路窄,割下草往回背很不容易,我那时年幼不大懂事,只知道按时吃饭、上学,似乎不曾想过母亲是怎样割草、怎样把那一篓草从沟里背回来的。偶逢星期天,只看到母亲割草回家后满脸汗水,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一绺绺地沾在头皮上,上衣的后背处常染有青草绿色,裤子从膝盖到裤角几乎是湿淋淋的,鞋子更是可以拧出水来……

终于有一天,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母亲背上的草篓子……

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,母亲同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,安顿好我们之后又

背起了草篓子。我忽然想去西沟玩儿,硬要跟着同去,母亲给我带了把镰刀,领着我下了西沟,进了芦苇地。

正值仲夏时节,芦苇地里又热又闷,似蒸笼一般。我在里面割了一会儿草,实在坚持不住了,嘟哝着走出来,到小溪边玩水。过了一段时间,母亲割满了一篓子草走了出来,坐到溪水边洗了把脸,歇息了一下,背起草篓子,领着我回家。

母亲走在前面,我紧紧跟在后面,举目往上看,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挂在沟崖上,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,母亲背着几十斤重的草篓子,吃力地走着。只见她汗水淋漓,汗珠顺着脸不断地往下滴落,小山似的草篓子沉重地压在她的背上,篓子的背带几乎勒进肩膀的肉里。她气喘吁吁地往前一步步地挪着脚步,有时是膝盖着地硬往上爬。我心疼地求她歇会儿再走,她不肯,只说一歇就更背不动了……

就这样,一天天、一年年,草篓子在崎岖的小路上,在瘦弱的母亲的背上摇晃着、颤悠着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,母亲背上的草篓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它几乎成了一个特写、一种定格,也成了我工作、生活中的动力,使我从中感悟到了母亲的伟大、母亲的勤劳、母亲的奉献,更使我懂得了应当怎样努力面对工作、生活中的困难。

母亲背上的草篓子

◆ 王秀叶

祭奠英雄

◇ 三墨

如果心在流泪
那就撒些菊花瓣
祭奠给这些本不该祭奠的孩子
不是事故的事故
却是不能弥补的痛失
我无法抚平

心底的无名之痛
是谁让
你们走得脚步太正
走得也太早
早得让我怀疑这个世界
真的有天堂



秋染紫家峪

◆ 高玉敏

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库水半明半暗,泛着绿闪闪的光泽。风吹过后,水光潋滟,阳光在水波上跳跃,照不到的地方,水呈深绿色,宛如翡翠,美丽动人。我心中不免想到,即

的感叹呢!红叶映衬着小姑娘稚嫩如花的脸庞,俨然花蝴蝶般可爱。啊,有红叶!我喜出望外。

再往前走,山色变得郁郁葱葱,植被稠密,看不到裸露的山石。深秋季节的树木变成苍绿色。我急切用目寻找,看到在那绿色深处,一团红叶灼灼燃烧,煞是好看。满目的苍翠,衬托着一抹红色,万绿丛中一点红,好极了!不会就这树红叶吧?

心里想着时,我们随着山势又绕了一道弯,呵,眼前豁然开朗,满坡满岭斑斓色,团团簇簇的树木,在阳光下闪耀着红与绿的色彩,红绿相间,相互衬托,相互渲染,相互媲美,红得鲜艳,绿得深沉,明暗搭配,醉人心扉。

我不禁赞叹,紫家峪红叶,真美!但不是人们所说的满山遍野的红。

正疑惑间,隐约传来人们啧啧称赞声。循着声音转过山头,忽地红光炫目,丹云飘逸,啊,那不是云,那是红叶!但见漫山红透,铺天盖地,整个山头似火在烧。那树叶红得绚烂,红得醉人,如同披上红绸,着上红妆,红得纯粹,红得专注,再无半点杂色。我真想拉着同事置身其中,像是曹雪芹笔下的史湘

云醉眠芍药茵一样,醉卧红叶之中。

正沉醉间,猛听同事惊呼:“快看,水是红的!”顺着手指望去,峪谷中一汪红水熠熠闪光。快步奔至近前,水潭不大,有百余平方米,微风拂过,满池生艳,红波微涌。细看水底的鱼儿,周身通红,惬意地戏水。天上的白云在水中变成了红色的祥云。仔细分辨,水色澄清,倒映着峰峦上无尽的红叶,是红叶把水染成了赤色,美伦美奂,宛如一块瑰丽的红宝石!

移步前行,又一潭碧水映入眼帘,水色明净,清澈见底,辉映着又一座山峰,这座山峰在背阴处,满目林木呈现苍翠色,山色如黛,一色的碧青,倒映水中,自然把潭水染成绿蓝色。晶莹剔透,好一枚灵动的绿宝石!

我和同事彻底迷醉了。紫家峪的红叶如此之美,紫家峪景色如此之秀,处处有风景,步步显秀色,步移景换,景随步变。而她却藏匿深山,不为人们熟知,若不是今日身临其境,怎会领略这人间仙境?其时夕阳西坠,玫瑰色的余辉斜照着峰峦,无尽的红叶愈加红艳欲燃。这时,不仅夕阳是红的,山峦是红的,连天空、云朵还有游人,通通幻化成红色。